



夏赤城先生文集



~ 16
2799
6

六
六



18
2799
6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同郡趙方厓先生原定

嗣孫名賢重梓

哀辭祭文 傳贊附

賢母施太宜人金氏哀辭

某在京師嘗從前秋官郎中新齋先生借柴薪白金一十五兩後若干年卽不記某甲子畫十兩就其家償焉計所少尚在三之一太宜人諂其孫憲曰止也無更索雷用取文爾憲謹受教指及今又若干年新齋以哀誄爲請太宜人言意於此廓然星日出矣

十九年
九月六日

尊文而貴身見事而思便業已以利人微而不宜遠
而似近於乎旨哉吾聞婦人智過丈夫果不妄也按
狀太宜人生右族金氏擇以施爲歸事後姑有海鳥
之異絕坊牌等錢以寬鄉人清好其子諭諸孫格大
父倍貲之遺命發新齋慮囚幡活之休聲長育孤哀
姪使各有立叱家人落稅之請還債戶准折之衣盜
相戒不犯施家莊以招播統見焉雖桂軒公克振其
家而太宜人助善之功爲多

畫措畫非止畫詞曰

孝衰久病兮况在後姑海鳥誰使兮信及豚魚女貪
婦吝兮柔細多覩亦有剛克兮見得若污分家析產
兮敝筵是競誰嗔倍貲兮格廢先命有子宦業兮祿
入是偵誰念官方兮教存反平長育孤姪兮孰爲我
兒焚契反庚兮何如解衣飛租走稅兮覩然群奇不
有德閑兮爲蝸爲魍文之爲器兮用遠體近人或不
思兮比之鬣鬣房闈有識兮爲此廩也小子刻心兮
一言易盡

祭徐先生文

名哲樂平人

嗚呼鏃何以交於先生徒以先君之舊遂與先生而
應聲方我先君之在殯設羅門外乃物無可恃而人
莫用其情先生於是時使人來祭而一豆之肉動於

誠吾嘗少而不知先生之爲故始遇而驚考論問辯而喻焉則以告吾心而以銘自是吾往來城中先生必見而德音是聆有肴名我有酒醉我有文示我先生與我物不愛其有藝不爭其能吾技獯醜婦義必見於舅姑則相與對舉而兼評先生謂我今之歐曾如是者數年未嘗一歲而不往間屢過而再經嗚呼歲行在午吾且去家奔走磨厲以受試先生亦趨一方爲天子揀士而役其明吾幸得而歸須先生來一見而去先生以道遠未易至乃不果見而吾以行吾去而試春官以取進士又幸而成旣而有詔賜

歸餼遂從諸子插笏舞蹈拜辭於庭餼幸有祖有母在者兩世三人故不喜得進士而願爲是行其他親戚里閭朋友逆數見之未嘗敢忘乎先生歸而問焉先生無恙自計當便造府叅拜太守以下出拜先生於橫舍可立見其儀刑俄而曰先生死矣吾淚不知所出遂無言以鷹嗚呼吾實爲之怨誰之令前之不見則以道遠期迫朋友之同行者相勉以去雖欲小留而不得不見而去宜莫之懲今之不見吾旣至而拜重關暮吾入而朝吾出其尚可也柰何淹月留旬局縮不去遂爲噬臍之無及卒以坐歎乎良朋嗚呼

吾實爲之怨誰之令前之不見則有今日今之不見其不足更待而果不見矣嗚呼吾實爲之怨誰之令吾今知凡事之不可以有對待而無及鮮不爲悔吾因有感於先生當其未見豈意其不見而止也嗚呼先生吾憶吾與先生別若不在丙午之春則是乙巳之冬卽遠不在甲辰之歲豈料其別也而遂爲永訣也嗚呼天實爲之吾則安能先生學多而用寡行修而志明教於郡有以竦其寮友而服其諸生嘗以稱於太守山陽葉公曰文章之英卒恃公以爲善而去其口憎公之所以欣先生其大節見於一死一生先生之文力慕古人其不取世俗之言如去不善而不欲見其形校其所得言大能行吾愛其技學則何曾嘗與先生談文章百年而將興方力困於舉業志屢起而未伸茲幸可乎卒業而成名歸求先生而若是斯亦足以見此志之無成嗚呼先生之道足以輔我而爲仁其文又如此吾爲是而大戚豈區區欲見其面而悅其與我者之情嗚呼死而無知吾以告其生

祭庚十兄文

維宏治二年歲在己酉五月十五日丁卯從弟鏞同外兄楊機哭奠於庚十大兄醇德之靈而泄以辭鏞

兄之子兄弟之子鏃與兄同祖也而兄長於鏃三年
兄時方十一鏃時方八歲先君爲廣東按察使兄已
能輟其父母隨吾母與鏃共舉道上外兄楊甥年長
於兄走來叅焉三人者自是居則列膝臥則委股饑
飽寒暖甘淡粗細換易之節無不是共外兄稍就巨
人不甚狎鏃與兄俱幼益近焉上樹取果下習於水
籠鳩放鴿聚塊禩草或懸於梁其戲爲鞦韆或繫於
空其名爲紙鳶朝相牽而暮相逐也影相戀而聲相
求也晝不相別而夢不相離也兄少不甚慧先君愛
之嘗謂吾母曰兒後必富食則含哺呼之兩人嘗先
於鏃鏃幼固頗怪之以爲無親疎也旣而始知蓋有
道者也居八年吾母獨先歸三人復從如去時旣至
外兄返其返兄就其父喪其母以居始別寢食焉然
猶日暮相見憂喜相關居二年先君再轉爲江西左
布政使吾母復去三人又皆在未幾兄歸受室鏃與
外兄畱更居之居且兩年先君以副都臺巡撫四川
止吾母以歸兄爲來迎相見於武林三人復聚歸則
復散如前自是兄與我不復遠去矣居又三年先君
謝病歸於是外兄亦無所往三人者復完鏃故好書
多不治產業兄裁日助之雖別立室兄留我徙然未

嘗一日不見叔父歿之歲先君亦捐館自吾與母居
省侯益不情每遇歲除之夕雖夜分吾每伺之必率
諸弟一來定其世母告晨興焉去歲之夕兄病不來
遂不來吾甚哀之意兄之好而是後將復來也豈知
有今日於乎奈何吾實無兄弟兄又德吾父母長養
力且亦自少不離大更益敦故此兩人親結反勝同
胞共父他從不得效慕於乎今而已爾兄之死舉宗
哭之慟惟我其如何也兄死之五月鏃乃能備少殽
使人請外兄與之共聚死生而一奠寓始終於三人
於乎哀哉於乎哀哉且與外兄再讀此文相與記往
日而共感思死者之不見則生者益不敢忽也尚饗

徐公奠文

惟公生有異質不揉而直行而遇之如矢中的義則
折券孝則割愛攢眉戒侈讀史慷慨國有司刑鄉有
司正五家之巷必有畏敬於乎已矣公有令子連舉
於鄉驄馬御史某等辱與御史聯事相知考德來過
或杯以嬉今非面交古有拜母醞酒金陵緘詞鄂渚

張夫人奠文

公實先生之配

女子茂族婦于高門榮夫之貴抱子之孫眼看四世
身迨重封惟善之積惟福之崇嗟嗟良人良德之配

轉娶經過國門之外某等舊屬治所重以門牆義不可歇哀止一觴

祭樸庵族父文

族父之居於此也逾三十年於今矣蓋嘗三年或五年一至天台省墳墓某因得候起居於外宅則未嘗一至上洋爲缺意今年某有武林之遊卽家已決志一往省焉蓋三月十日至杭四月某日鏞弟以族父之命來視某欲守以俱去某以家事且屬暑不果去是時族父固無恙至五月五日鈍弟又來則縞冠瘠面問之族父歿矣於乎天乎事之不可前知如此也變故之殷而禍福不旋踵如此也於乎奈何旣而暑甚不獲與俱而鈍弟又先去矣至十月二十又二日某始發杭城至十一月九日薄暮到上洋縣治入門長號木主已在堂矣則追服成禮而退退而誅德固不在多言其太上之遺民乎族母上洋金氏勤苦立家有大功於我族父卒且葬九年矣至是以族父合兆在郁家宅之東某至居五日始能以薄殽哭於墓次於乎已矣自今族父足跡不復至吾台矣茫茫孤墳永在天一方矣於乎哀哉尚饗

祭戴師文文

於乎天下之事所不敢望者吾於子二三人望之所不敢言者吾於子二三人言之去年天奪吾汝愚今年李天瑞訃至念獨有子而子之木過矣我其何也尚饗

祭朱宏亨文

於乎宏亨三十九歲凡我同門哭子以淚子學而苦子生而靈集螢映雪道燦經明友推其醇人賞其要莫愧子前千考百較人或區匕子獨沛匕人或不飽子厭而飫子於斯術可謂大成疲子以學不使子行得子之半以居大位或以子粗芥其科第能者鬱伊不能揚揚膠子兩翅看人翺翔人之所患不耕而穫耕而不穫我事自若得之在天失不在人強成巧得甯失終身子居待命鑽厲不已何謂斯人遽止於此始疑其窮又益以天天不可明事不可曉於乎宏亨寃子者比戶嘆子者譁途是則子之所有或彼之所無於乎宏亨凡我同門接閭鄰舍游顧移年宵盤晝憩凡我同門自子之死含淚相求得懽未喜適子素館微燈洞光几牘猶在脯糈誰嘗臨衣一奠撫孤相泣何以慰子視孤以立於乎哀哉宏亨尚饗

代淳奠妻母文

惟靈在家爲諸姑在嫁爲外母半恩有加游親茲厚
釵梳奔月食報未久長號兆次事訖杯酒於乎哀哉
尚饗

奠陳宗儀文

惟嘉靖十一年歲在壬辰八月某日姻子夏某敬奠
于陳君宗儀之靈曰君予貳室五娘之兄五娘生十
九年歸我又三十七年先我而歿使我心割神離數
年未復意滯情留君又繼之得訃并哀淚在枕几徒
以老病艱行至今日猶及叩君之柩但恨貧家不能
爲禮懷慚於君之靈於乎五娘四德幾全哀以是滋
念在一人於乎哀哉尚饗

汜妻母姚氏奠文

惟靈閨房之秀柔惠貞淑旣少其年乃多其德孺子
何知玷名外籍恩半妊乳左扉罔覲函哀茹荼曷其
有極

文

祈雨告城隍文

自前月十八日一雨旣晴至今月廿幾日猶晴老稚
焦勞奔走不驗咸曰明神其無意若有怨於心夫百
里之土有司者明有縣官幽有明神明神與縣官有

同舟共濟之形人所不庸爾明神不可相助乎縣官
將以某日使人告於鷓鴣山之龍淵明神其親往咄
嗟力呼起之無更委曰有數在天惟爾明神必有所
依

告龍文一首

正德四年七月日土人某等謹告于河孕之龍淵某
等茹饑渴却輿馬暴赤日不遠百里攬汗至此困憊
亦甚矣然所望於爾龍者爾龍之職力之所能者耳
非有雨金飄粟出乎爾龍之職之外且力之所弗及
者之望也夫以職求宜以職應有能宜以時施否者
非是何如且爾龍之類號稱靈智方其臨淵告旱往
往劇切之不動呼號之不應吾人竊計以爲冥頑不
靈與蛇虺無異至謂經傳所載凡龍之說皆謾也安
見所謂靈智者哉卽使人疑訕至是亦可以少動於
中矣未論其他吾聞之吾鄉人有嘗禱於爾龍爾龍
亟往應之所謂劇切之不動呼號之不應爾龍其否
矣但畫地而施示人以私有傷爾龍普施之德竊爲
爾龍弗取也爾龍宜知去年以旱故吾黨之占鬼錄
者半人數其不死者野草之力也更若以凶繼凶增
而劇之吾人之類將無孑遺於乎爾龍之居而人以

乾死爾龍以爲何如爾龍其裁之謹告

又

天囿萬生孰數以盡然多產無益知食饑悞動而已
或設毒恃威殺傷而不問惟爾龍深居而不擾時出
佐上帝升雲墜雨實爾龍之職然則爾龍不可無意
於吾人也天地間惟吾人與爾龍對稟靈智翹然群
品中若兩賢族同德相助有患必謀吾其敢不以告
乎且爾龍之居於此者舊矣數年之前爾龍得職吾
土人有求必應歲亦屢登前年丙午歲則大旱丁未
又旱二凶連至餓者未起採山食蕨幾何不死今年
戊申所望實饑腸脫破衣書大有年以灑二凶除憂
以樂復自前月十八日至今月廿五日一雨不返加
以亢陽申以乾風苗焦土坼行路嗟傷老農不敢視
其疇吾人心腑欲與俱焚官民一體僂偃拜跪自暴
於日寄命土木知不能止嘗禱於某所取蛙黽以歸
爾龍若不聞知將爾龍之類亦有不肯棄一毛如吾
徒而自養者乎爾龍其思之某等力能使吾土人屋
居尺祝爾龍永有血食與土穀之神一體報功若復
自附冥頑不離淵谷則賢不肖豈相遠哉且隱能曠
職不祥有尤爾靈其裁之

傳

張風傳

張風天台山中農家風貌惡善爲優盡得於笛能以鼻成聲用是不欲蓄其家其家固傳視焉日食於富人之館聚少年晝夜謳弄或懽沸達旦旭人無一食之儲出有終身之饋故凡邑里之爲燕會鼓音音席上必有風雖不名風風固且往自得之出見富人大廬輒止厝下振管箕踞冀徹室中以曉富人小子羣走環之以入曰吾且入就食矣未嘗潔其言爲不欲狀風之爲人如此或以笑而賤風風曰人包其欲誰不如我我固易盈而鄙人耳彼謂之則曰士大夫乃得而貪焉此爲利其烏有紀極哉且若是而閉焉匿焉則能不失一語不見一跡以示於人齒舌至引神鬼相證設禍福應子孫以求其蓋嗚呼吾何故而爲是也於此吾有求必以在於口吾心之未往足已舉而加之矣放而隨之不蓋而益章之吾是以處世而人不我貴則世固有夢而不寐者耶又曰吾持身以食於富貴之人富貴之人或以利敗有方貧賤而以植德興去其一而存者猶是也去其二而存者猶是也敗者屬而患不及我吾嘗得食焉他日遇其人於

道路見項而趨之其衣履不似也顧而見我自若焉
曰始吾爲富而有今日子以貧而守其常吾乃以後
不敢輕子矣曰嘻子見晚矣雖子前日庸得乎乃今
其固也吾嘗客於子子飲酒亦飲酒子持梁亦持梁
吾求子不能勝我也且冠衣加於子之身而視於吾
之目五穀如山三錢布地傳子而守不使子用子之
身憂且勞焉子行其勞而以得食也我棄其勞而亦
得食焉子食我而以其憂也我食於子而不與子之
憂焉子用其名我用其實是子嚮也幾不見爲吾賣
顧猶可追而傲我邪嚮也吾固以目子矣而子不知
則子亦夢也赤城居士曰是爲夢固然矣風蓋處其
地因而夢夫人風亦幸矣然吾得其言而思之吾亦
有夢於此而不知也世之夢多矣爲之傳以告夫寐
者而自取焉

南野翁傳

丙子予居杭自春之季至冬之孟凡八晦朔而西前
此雖累過杭未有久如此以故得與嘉禾沈槩一之
接識于貢院前陳氏之館一之以就試官至旣而落
解晨走予別一之嘗已知予有上洋省視之役上洋
道嘉禾過其家爲屬便結言而去居又一月予始決

策西行遂由嘉禾郡郭之次分行理借小舟鼓楫取捷絕麟湖抵池灣繫舟外庭水除下始知賓席有金美之爲之意表一笑旣已升堂一之賢尊南野翁始出見客退酌貯春軒自是酣樂優久文字書畫無不目閱絲竹歌唱無不耳聽則四日夜而去未去一之出手撰事狀請爲南野翁傳曰在家君不敢不實時一之將卽王鶴坡於朱涇朱涇上洋必由道予遂與俱旣至見其子卒觴亟就其鄰威龍淵大飲劇論反更意滿於是始與一之視舳各去取狀就船牕節其南野翁名葵字維忠一字正言別號南野其先嘉善麟湖人去麟湖三里許曰池灣先世有寄跡於此鄉人稱池灣沈氏沈之知名自四四始四傳而大於彥實世長鄉稅彥實又四傳而爲秋巖尊尚禮文令聞四出例拜七品散官南野實秋巖仲子坦直惠慈有累世醇篤之風幼從名師讀書能開領大義長與伯協志家事以進取之業付季氏身自爲儉薄至饋師禮賓犒貧贈急更意爲重與人披露亦無不伏其誠真尤篤倫紀母疾輒旬月躬助起倒或以肱枕母雖蚤蝨交進手足麻痺不爲動移初不甚悅於尊人其後更以善養稱伯季氣性不類或有釁言屈己居

中卒賴以和撫二庶弟勤至分家頗用薛包故事厥配多病不任內事則兼舉其綱而以分目委人亦各效其能方徙居時囊廩出納弗支七八年間恢畝益宅營室於別墅累千金不動色而成當槩居之年且六十曰世味吾備嘗人貴知止遂棄家事二子而但享其樂二子長槃次卽概所居新舊相去三里而近風清日和則扁舟東西往來惟意不落一處遇佳客則諸孫畢見雁行供事二棊六博壺矢等隨客所能亦以自娛別設小鍾流連情性興到輒長吟李杜諸公詩音節鏗然動人未六十與推鄉飲率不應旣厭袍帶則深衣幅巾逍遙見客人望之以爲葛天氏之民武原陳天器爲圖其狀時年六十有二赤城居士曰予乃於此聞諸槩之言曰夫端人遺老技者能圖其形文者能圖其心忽其心而形之求智者弗忍也其言如此豈亦謂我真圖心者邪夫所謂圖心深於文者能之予文果深否邪必欲之亦可弗論耶世有如南野翁由其養誠秉直爲鄉人繩弼則亦陳仲弓王彥方之流亞乃若生財裕衆舍陶朱公殆無其倫儼至於有子而賢亦惟太邱長可比但不知後之作傳如太史公者將何所置之姑書以備輶軒采錄

張賢婦傳

賢婦字淑祥泗洲訓導楊旭之女其先湖廣光化人
父娶泗婦遂家焉台人或宦泗其母爲擇對以歸儒
者張敦廷厚賢婦有一弟嫁時母欲剖分其貲曰去
父母者又可取乎其以買憂於遠地泣不許始歸不
及舅姑未至以墓請家人或曰始歸不祥曰吾心之
謂是其以爲祥也乃聽之夫家素貧儒坐守書案易
耕以筆賢婦樂之助以儉勤居難而勸愈有守心生
子二曰紀曰紳一教以正賢婦端嚴有智思亦未嘗
讀書然行而遇之或男子以爲難嘗有室中鄰媪爲
鼠雀行者賢婦見之自疎而不省又謹其口嘗許女
輩履旣許而賢婦病至且死猶誅其事不棄信於人
外史曰女不厭裝張賢婦始以推裝損憂然後群行
附之善歿其身如此賢可稱乎吾聞賢婦死時財三
十有六歲常所痛於善人者此也野語有曰人善不
在世或其然乎鏃蓋與其良人同時爲友云

都閩陳君傳

君名璠字汝玉別號思古姓陳氏其先湖州安吉人
某國初歸附以鳳陽右衛某所百戶死事雲南贈宣
武將軍以子貴贈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同知君高

祖曾祖諱某由千戶累功陞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同知祖諱文溫州衛指揮同知陞浙江都指揮僉事別號樸庵又曰半陶將軍以所居樹三柳庭中故云考諱某襲溫州衛指揮同知以卒別號拙庵清令有才情君襲職在化_城丁未至宏治庚戌舉屯田官乙卯由軍政視衛篆甲子以大司馬東山劉公知君於浙藩得總理浙江漕事未幾詔陞署都指揮僉事漕如故丁卯奏還本司軍政兼理屯局己巳奉勅總督揚州等處防海軍務建牙金山衛治癸酉復還本司始掌印事皆由兵部推遷不獨漕然也時則督造糧船懲其脆薄以省漕費公私便之所至廨署暨他廢缺接手興舉而士伍若弗聞知馭衆不立威稜而令行禁止在金山時劇賊劉七等衆殲於此君實共力焉君平生自負以世篤之忠夫其所蓄積而未盡見處平常而莫之用者不得預爲之辭則拾其修於家者以爲先君之驗君既喪厥考事太夫人牛氏歎曲篤至嘗築養堂金山之廨所居無幾何以宗祏時祀思溫責其亞子某迎之歸君畱之不得則徒步扶輿間關數十里長號而返道傍無不出涕者居喪例從衰墨雖公事旁午而奉几筵主哭奠不翅

讀禮專一之士祠先隴立祠增置祭田立義塚老無
子者爲取妾皆有條章可用以久以今宗法莫先立
譜故盡心譜事延請文士代爲之傳樸菴僉署都指
揮時所居宅爲勢家所有曰吾孫必復此未及三十
年而語驗今所居是也所不復者三柳樹耳其總漕
也以牾權貴謫居金山後若干年君擁旄於此則益
力以光實亦天道然也君器局廣深言簡而色正喜
交際賓客在坐惟其賢無問寒門與之文酒款洽無
厭勸論曰尹吉甫北伐獫狁有功而歸詩人作歌曰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夫匡
國治戎若無慕乎門內之行而曰孝友云者庸非迂
遠不倫而無其謂耶吾聞忠者自其孝者也不然飾
忠爾矣才者自其德者也不然小才爾矣詩人蓋有
見於此而爲之辭若曰甫也嘗修於家成於其友所
以至是擗拄焉者有源本也不然行道之汗乃有濤
日之濤瀧豈理也哉予遊吳山有以傳君爲言者君
之意也予不得辭先君都御史實於樸菴爲之舊丙
午某以諸生就試猶及拜公於半陶軒中公遇我以
故人之子甚厚予與君宜如何雖然執筆而歎欲下
輒止者亦屢矣則不獨怪乎時無其人建立奇偉以

佐吾之筆端竊又念之大司馬不能用人有如君者
拔而未用用而未顯是使奇偉弗宜寂寥吾筆姑書
以俟他日卒事焉

謝處士小傳

處士姓謝氏孟良字隆其名予從姑之夫也爲人氣
性自美去其矯揉以趾於善尤謹然諾予嘗與之共
事而酬知處士爲獨審其諾而必信也如火之熱如
冰之寒如水之萬折而必東蓋無有不然者矣贊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則
忠信果不足多耶曰不然夫子以學誨人故曰忠信
易得豈真易得耶他日不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由是言之其易得其難遇可不
辯而自明也噫忠信之不易得尚矣豈惟今日然哉

嚴世望小傳

嚴翺字世望別號謙齋少從季父學正宦遊南北行
止不去琴盡得於鶴鳴一曲江湖呼嚴九臯早喪父
事母長二弟力出於我貨藏於衆怡怡無不足世望
實小宗嫡長買祭田造祭器空囊廩時節共率家人
行事知追養繼孝爲不細陳令袞嘗以公事囑世望
辭曰持身端謹處事公平鄉論亦不能奪正德嘉靖

間以大侵奏減官民米二萬餘石以枉納奏豁屯米一千餘石三叩闕廷凡以爲人毫髮不以自益徐令濟書其名于旌善之亭鄉人獨無齒舌鄉飲一不往赤城居士曰避重慮輕衆人之常世望遇事敢爲惟義之在無左右顧問水火必往予嘗以事覘其人鑿鑿如此亦可謂仁勇人也惜其不用於時無所見於遠者大者傳其槩以告後之人使以類推盡焉

齊節婦傳

齊節婦故邑庠生邱大防長女庠諸生齊端秉正妻初大防見端秀異名試經義數篇皆贍以度因壻焉女歸十有一年端以庠事行雨中成痿疾三年飲食湯藥日夜煩匍節婦不少色見秉正自度不起語婦曰吾旦夕死老親幼子累爾芳歲奈何婦流涕曰君病且亂出言乃爾君卽不幸喪老長幼妾職事若一移動何以見君於地下已而秉正卒時宏治壬戌九月某日邱年三十二男琢財三歲節婦終喪去脂澤躬蠶績事舅姑孝教幼子嚴琢亦成立娶益府典膳胡均理女生男女各一琢又知義好施散宗族姻舊之貧者德焉鄉人謂秉正有子天道補短報節義已見其先赤城居士曰苟樂不如正苦其間相去不翅

九牛之毛至論其有功於世道豈但後閭女婦有所
儆勸男子中人亦起而爲善何獨中人凡其不忠不
直正貌巍行之人亦無不內省喪氣赤面變志求去
其多行可愧以而幸於此婦此女近年女子許嫁在
室者多能自定其身士死不嫁累累傳說而有於乎
陽不競而陰獨父天且有之意在於世道惇女節以
竦動一世振盪旋轉不使披猖大壞其眷眷之意亦
有未可知也

友桐處士傳

處士名禕字思睿其先桃源州人始遷祖忠獻公欽
縣令因家歙之巖鎮十有四世爲信一公諱積甯信
一三子季卽處士少穎出業書善用琴以信一早卒
毀志走汴匕人譽之 宗室鎮平王遣將軍庸齋暨
諸國賓謁處士主琴社因號友桐杭士金用夫撰
記處士年四十一日蹙然曰吾父與嫡母俱不壽吾
母撫吾昆弟以立辛苦萬狀使更去菽水事遠遊豈
所謂報吾母也遂養以終母伯兄思文卒無後仲兄
存修亦卒止一子育衆方推處士少子後思文而專
其財產處士以讓育匕意亦不受蓋兩能不以非分
爲意嘗買地若干畝爲義塚以待貧不能卜兆者道

殫者初遊梁有同縣未識人張某臥疾旅間處士視
湯藥若有舊故疾甚掎索其貨賄爲封志强之執筆
既歿附致其家人有求者輒得所欲行義多類此成
化間應 詔饗邊以財榮正德戊辰遇 例優老以
壽榮處士今年八十有七及儷洪安人偕老丈夫子
三孫五曾孫一康強怡愉盡有諸福天之報施善人
此類是也少子通字世安及其族姓惟馨並與我久
二十年去來吳下率婆娑竹林間傾杯餽鼎解橐無
虛日無吝色間亦取吾文應之雖後時竟亦不敢失
至是以尊翁傳事屬我赤城居士曰吾聞家德累而
子孫賢子孫賢而賓友至賓友至而義文昌故曰人
以文爲飾室以聖爲飾予嘗讀余氏家書如徵後等
錄爲之舍音義與釋同卷而歎於乎休哉余氏之爲文也彼
皆人倫之嚮像信善之枝葉踐履之丹青不然是佞
人之舌也非所謂余氏之文也余氏若思睿公實元
圃之片玉吾方斲而文之以附余氏家書以益昌而
文云

貞狗傳

予家有三畜狗黃而駢者牝黃而粹者黑白而駁者
二牡狗是牝也之與二牡居獨與黃也然不爲貌異

綏綏然追逐二牡以爲臥起相與歛狎無喜惡雖家人覘之熟者猶或疑焉意其無所主也然而二牡自以不相悅牝方與黃尾駮不勝怒隨而齧之旣解還鬪益力牝中立無所佑瞑然而逝群然復合則更與駮戲銜頸舐尾攫挈偃仆不少忌嫌若其中未嘗爲異者家人益疑之始以乳爲驗則四乳矣前後不減十數子皆每每然黃也求駮一毛無有也噫畜之至賤者莫踰狗而若是非畜而至貴者乃反不能然何也世之相詬斥徒曰狗而不知狗且不爲人之爲又予有取焉其內斬焉其外混焉有似乎君子之道也予故用春秋之法而爲之作傳

贊

桃實桂英卷贊爲胡舉人士恂

有小引

三公展墓不如一第及親堂上無二人未見登科之爲福况父母七六初度之辰相次於是香炬便道叩官居稱觴膝下事畢徐去就試禮部若是者其爲福喜何如也贊曰
海實纍纍
天香曄曄
歡榮之會無志不愜有吝且爭
惟德之捷

訥庵嚴先生像贊

有序

今之知政者殆所謂名有實無實不在政在未政之前修於家者是也夫孝充其體量既自涉於仁民愛物之途無事他求更力又可因緣止苛使民無胥怨以逮其親必遺之令名而弗辱焉然則知政有實舍孝孰使之今之知政者類多不孝之子知政無實也夫使元元樂生幼子不去父母之側老有養死有藏誠若是雖今之知政者吾必謂之孝如虞帝低首下臆望偃以拜塵土且不辭也嘗讀吾里訥庵先生在官與弟書具言二尊人在家供億之物寢興之節里鄰往返擁候迓疾之數委曲周悉不遺絲忽用是知先生誠孝子也惜不使知政庇民而徒挈文學弟子數十百以爲教教則有實而權束地隘顧不若政之及人之遠也吾於是尤不厭焉今之秩銓用論薦其爲政先事擇人比於列曹他司責望有處今則熟視赤子之頓瘁流離呼僻塵口涕面忍不一擇慈母以乳由是見銓用論薦愈不免焉元元之胥怨以及其親校量本末乃反得爲不孝子之倫魁歟贊曰先生行身古人誰媿稱孝有孚稱廉不劇貞風諒習山夷川潰旁訕畢揚庶幾少礙

南牕任先生像贊

氣垣清神宇泰言有芳德有載嗟小子聞警欬看壽
影當再拜

任學錄先生像贊

較然眉宇窈然德芬有不知公視此石文

予實志墓

九江老先生贊

有首尾

凡屬於主吏一意承奉繫其常既又不足自身借助
於人以爲敬慕誠有顯者族姻幸其近也愈不敢失
失則反以此客爲我之罪非所以尋其驩心來潤沾
也鏃從祖九江老先生大不爲然先公由江西左布
政使升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得請歸去來再道九

江九江知府臨海謝某先公去時經過不問既歸曰
謝知府實吾鄉中又屬吾叔父爲主公前既簡廢此
番當一到府門老先生曰汝慎無往此夫何等亦須
降屈汝輩吾不欲汝輩足跡畱賊墨之庭鄉不言以
我在既言以我在愈不用也

先生諱曜
由舉人

贊曰

嗟老先生剛率類絞儕以忠狎主以廉矯善宜背稱
惡須面討我有饑腹不受汝飽臬鷗推食過者鳳鳥
嗟老先生人大官小終然木舌其聲清好感時激事
敬贊一老

嚇鼠作推食
反語借用

朱上舍像贊

少游澤宮經傳孔壁學成難仕橋世之溺晚取烏紗
照耀水石於乎先生子賢孫力彼位高者無子病國

真樂贊

陳公璠字恆選別號真樂予少時與公同遊有樂嚴

老先生門下今俱老矣因其扁號一言以見同門之

舊贊曰

胸中韶護非絲非竹陋巷風流曲肱剩馥

袁二尹朝正像贊

有引

自古帝王所望於群工百執事無過克己奉公子育

黎元能不能亦用是為黜為陟伏觀正德十五年朝

覲勅諭亦不得外是別有半語本年朝正吾邑二尹

袁侯實治行事既而賞激還任士民迎喜侯可謂無

負於三善者耶於是命工繪圖赭臺黃覆

音副蔽虧雲

氣中侯袍笏宛然趨走丹地圖成仍取綸音裝植上

方并為一軸用俟上恩遺子孫侯暇日持以示鍤

意在一言謹拜手贊曰

瞻仰斯圖用咨理行豈無車服侯實清冷帝制天威

怵違竦正亦有君子由中率性寫貌寫心見者起敬

龍僉憲父像贊

士有以出亦有以處揭空而趨皆苟而已肅瞻圖像

良德在此清通逸邁學義亶亶抱海吞江博收兼美
著書工文如角而齒含香弗越婆娑桑梓畝邱之邦
渭水之涘德夫有年厥有賢子蘭署 馳封布袍生
紫指圖謂我白雲千里與人俱傳敢私杖几

古琴贊

削桐始制被袵遺工高張墜引靜掩瀟風寫之流水
遠指溶匕彈以高山巍匕腹中我得我意請去削桐

磨齋像贊

其世嘉樹其道紫芝榆社其蓄杏林其施偉然遺像
不獨子孫之思

陳公像贊

養拙其德積善其贏家有錫社里有司平

義塚贊

我棄我地纍纍其拚烏鳶之仇鳳麟之漸於乎死有
藏矜寡孤獨廢疾者有養而吾志畢矣

宗兄蓮幕諱銘像贊

有引

予與君有族姓兄弟之好又自少密善雖二十年死
生闊別而情念至今偶一見其寫神倏若再面其嗣
子洲因以贊請贊曰

吾以真情實德知君吾以言論風旨如君吾以才氣

可至大官而大官不必至如君知君形之類不類衆人所共知也

天峯贊

攘霄挹漢月西日東比物顯道此夫胸中抒精毫素不與神通

松峯贊

山則有危以致其高木則有貞依上聲之干霄人忌達賢不如土石比類爲稱殆其有激

櫪峯先生之長公實號松峯於是少公命予作之

先生孝友天至念弟亦嘗再至吾台至則再宿而去一馬一僕蕭然就道灑然無忤家居不問錢穀

孝思友于之外惟捉書教子二事由是予所謂達賢在先生亦未爲失言所恨弓旌路塞山泉道長訖恐無以實予之言雖然吾仲已爲之矣少公之在吾台敝獄除奸治浮于位其道或補監司部使之闕而人不察他日任權秉政當并出長公之藏無惑也

監郡徐公夫婦像贊

諱廷試成化庚子亞魁任江西吉安府通判

威不近殺惠不縱死盜區訟土公治以此祗德協中敢不敬只繫誰能國公實君子

女德之常媚于父族猗惟夫人秉心淵篤子有賢母
夫有令室茲像敬贊誰歟姑姪

芹東像贊

并序

馬文淵有言凡人貴則不可復賤未說鼎貴自其服
方領養儲爲進吾見競然已難其爲退間有中途求
止吾命吾安旣而益負天之與我者曰吾本不賤固
望於人以爲貴何也於是見二人焉於吾鄉太平陳
敬所吾里裘芹東繫其人也贊曰
吾友芹東剛腸直肝不叶于鄉察其處官噫此所以
退而笑一世以自完也耶

邱頤貞像贊

予作

去聲

秀才蚤初相好者同門六人見朱友宏亨墓

序六人之中賈謙亨邱頤貞二先生於文無不能所
不能者科宦年壽噫二先生其如命何在吾台至今
稱文士不駐口命又如二先生何謙亨予嘗表其墓
獨頤貞未嘗有一言贊曰

於乎頤貞通密君子有才無華貌像在此知己一言
信於青史有賢子孫百世精祀

張木庵贊

孔門以仁教人而以木寫真安得木者吾愿卜鄰堂

堂乎非古之張也而可與並為仁

縣尉元公像贊

拜瞻縣尉兮吾台之牧昔民感戴兮聲著於國子孫
家斯兮幾二百祀觀公之儀兮生氣有似政暇出遊
兮豈無所自農桑勸課兮普民之惠鍾於後嗣兮愈
昌愈熾念彼厥祖兮孝思聿至丐我贊詞兮永傳名
世

賈謙亨先生鏡影贊

呵叱先生鬚髮如此而被服若此先生之學其大者
不可得見其文章書翰夫人能道之職吐哺天下士
者諉於未知持文衡校量天下士者識不亦有說乎
先生鬚髮如此而被服若此呵叱

方菊隱琴鶴圖贊

富貴媚人舉世皆然先生一笑巢由之天於是乎種
陶氏之菊攜琴鶴以悠然

陳公像贊

名某字叔戊

矍然之容凜然之色俯仰乾坤邦人矜式

小峰贊

山不在高高在人賢詩不在多多在一聯吾以數字
斷結謂非五老之曾元也耶

堅忍不拔生死萬變卒證圓通脫塵離幻海避其深
嶽恥其峻日月未爲明雷霆未爲震於此見吾聖人
不足學所不能者菩薩之精進

宋史賈易等傳

漢武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寢
罷明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改之以寬厚天下悅股
未有以爲謗毀先帝者 自賈易至賈偉節二十五
人多希附小人自崔鷗之後有可觀者至於李綱宗

澤等則宋人物之大者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題跋

柳左丞告身跋

晉武錄用故蜀漢名臣子孫宋仁宗詔五代三品以
上告身存者子孫聽用廕昔之臨天下者重門地世
閥乃至於此豈不以子孫有所觀視承守束縛不得
苟同於白戶惟是之見耶潤之柳自宋監察仲塗至
左丞家望愈隆其後又有曰仲永實紫陽文公同年
進士於今克世則吾邑貳教先生政是矣他日我
國家有以門地世閥言者貳教當由彼時升矣姑書

以待

題張方洲後集

方洲於詩於文雖未便盡反唐之盛救宋之衰就今日論定亦不失為一時之冠不然以視一時作者兄弟雁鳧類不甚相去之遠况公之為人先已可恃而文與詩又有如此者公殆吾所謂人文俱傳者次也予舊聞方洲諫坡風力易退之節知其中有所養恨時不讓賢常以為意又以不及候識一面親與談講至今為媿近公姻家崔元器過予出其所購梓後集惠教并欲得予一言予復之如此聊以慰吾元器好德甄言之抱於公殆猶未也元器實一時武弁之秀偉者亦不可失

書台寓錄後

仰止前修於其挈杖假榻行棲之處慨想戀戀自不能已况台為紫陽夫子圖回經理衍道丕文之地生其間吏茲土有不為意者乎昔人有所謂遺愛沙書帶草者試求之六縣紫陽靈爽志意所變化亦必有物焉山厓水澁而人不知也方紫陽在浙東尤數數於吾郡蓋刑獄水利茶鹽等無不有事南溟子雖職在典獄要為無所不問况是書實樹之風聲於台尤

號善迪然則南溟於台亦甚不淺也夫

題南牕先生父子詩集後

南牕先生詩若干卷某得其詩年已八十有四然猶向我缺然自省所業學然後知不足所入不深而能是哉綱庵先生詩謂之不失其家者淺而志其深質而去其俚抒幽情關近事而出之以正殊非時間一等言語比也

書困蒙稿

是編宗賢集少作以至於今所著凡若干篇為一帙名之曰困蒙稿謂予題其前予於是編尚未能悉縱悉亦未必有助於宗賢姑書數字於首簡曰本根立者枝葉自茂淵源出者流派自長何則大者得也世有求知宗賢之文者吾且以是應之且是編幾何而不為時文舉業以彼易此亦必有說焉宗賢之言曰學不三代是自棄其身於不學也夫自舉業興而世不復知有學則所謂學者舉業害之也推波助瀾吾尚忍為之憂時矯世實宗賢之志書以待其成且以觀世事云

書慎齋先生詩集

某讀慎齋先生黃公表狀等文而知黃氏之盛於乎

其有自然也夫在人之福祿苟有以取之而未盡享
得之以其所未盡者將必待其子與孫而償焉不足
而補固天道然也前日王氏之三槐非其事證耶公
忠孝才德以至於此而位止六品年缺五旬則其子
孫之盛豈不宜然但孤陋小子偶未之嘗聞也公善
爲詩出入唐宋諸家不以崖壁自峻而坦然由之以
至其處以此論公之詩公之詩并其手跡猶有存者
其子孫旣襲而謹藏之又將被諸梓以傳未梓之前
某得而讀之因其詩以求其人而得黃氏之
所爲盛者因并書之卷端使後之人知公之大者不
獨在於詩也

書恐負卷後

予讀此卷見東白西涯方石三先生其所望於宗賢
雖不同其爲說而意同蓋非聖賢遠業亦無所望於
宗賢噫世有可望如宗賢予蓋未之見也前輩往往
以語言意氣許人而多失之失不在人在我也三先
生之言將必不失於宗賢以予知宗賢之真而知之
也若宗賢之自處則惴惴焉惟酬知未能是懼於是
益見宗賢之爲可望也予無似無以助宗賢惟辨義
利以始終差可與宗賢道然義利之辨亦宗賢所自

得嘗以爲言予亦無以易也求其進於宗賢之義惟
始終二字

書武侯新傳後

士之有志於世用而遇非其時往往慷慨歔歔扼腕
流涕若禍福在己而不能自己於是有託焉以見其
意徵之述作以發其憤也若張宣公之孔明傳朱夫
子之手書出師表皆是意也近者吾黨黃宗賢搜訪
群籍鈎醇摘疵復廣其說以爲之傳宗賢之意二先
生之意也或曰二先生當南北剖分之時志欲有爲
而不得一見於世其託意孔明宜也宗賢實生全盛
之世其爲此傳豈所謂無病而呻者乎予曰不然志
士之慮也當不在目前近事况目前近事亦有可爲
而不得爲者且宗賢方養道蓄學退然未有持售意
其於天下之事蓋不欲以不學承之積而發歛而張
固亦孔明隆中甯靜自養不求聞達之意然宗賢之
所急體具於此用不用亦未暇計也予雖不才竊有
志於世道因宗賢之事得發一歎

書楊賢母傳後

近世士大夫以進爲得若於此固可無不爲也又其
富貴力勢足以誘人之心捷人之口是是非非者不

及盡其辭由是得以達其惡成其私計寬然而居位
勸教以成風嘗竊患之欲引手以拯不翅無由自顧
念惟文詞劇切尚或由我近過宗弟怯齋出示崔翰
林所述楊賢母傳夫賢母之賢節目雖多予必以拒
正喪昏揭其要他可類見夫處女於聘嫁既由父母
卽有不當意亦遂循慚沮不得出口有其心者不必
能成其事若賢母可謂義勇曠然不類者耶今之士
大夫只因不識義勇二字使識必不爲苟進既進必
不爲苟祿既祿必不至忘民以逞而民知有父母矣
夫以一女子識見志業乃反出土大夫之上過其門
者宜何如况士風如此獨恨無可置喙有可言而不
言是不欲其有少補於士風也可乎哉賢母之子景
威能爲古文辭尤以詩名

書張都憲送張伯得秋試詩後

此詩都憲張公叅政廣東時送張伯得歸試秋闈而
作及今卅三年君猶布衣雖一第亦有命如此余髫
幼時得交張君於羊城官舍別去正亦卅三年始一
見於金陵今昔之感何如也及予以病歸君出此詩
求解一言且以爲別予曰諾由聖人而前貴者必賢
賢者必貴貴賤定於此而命以之是以貴賤爲命也

由聖人而後貴者不必賢賢者不必貴命一定於此而貴賤以之是以命爲貴賤也天地有所不至聖人裁成輔相以助而至之其大在是也賤賢貴不賢天地豈有是邪豈不有待於聖人邪由聖人而後斯亦無望乎此也士生而至于今之世遇不遇又何如也

題雙節傳後

婦人守正不移雖有其人而婦姑繼美游修者甚少吾見惟趙氏礪礪姑婦又同止一子爲趙氏不絕之縷又年俱望六三四十春秋雨燈卒又幾年於今家人無力不及奏請宰牧在傍若真不欲而民相觀以觀則止耳不然當有處也夫人之爲善固不計身後之名爲吾身後計往往在後之人不然爲善者鬱而不白亦足以傷天地之和氣致水旱之災沴他未計也姑書以待有志於世事者不則輶軒當亦有采書鮑良用母夫人傳後

欲顯揚其親以爲悅子生皆然也然而必待寵貴於人以爲顯揚不朽之基不知自吾身有可以顯揚其親且令必傳於後著著可恃而不在於寵貴也吾友鮑君良用吾謂之蘊藉簡遠篤實而有文吾同年友邵民愛爲良用之詞曰不違衆以自遂不立奇以取

名善狀良用者也良用母夫人吳裔賢而行淑尚書
倪公爲作傳或曰是必傳予曰親於其身而服寵榮
且不必傳徒恃貴人之言而用以不朽其親若良用
之賢吾固知其知之也若良用之賢其有所恃也夫

題始平先賢實紀

此書吾嘗欲爲之不蚤措手爲敏之所先雖然敏之
此編予亟讀一過於予意略無所恨矣君子之撰述
期以明道立教闡幽微公是非而止爾已不得爲而
人爲之又盡如吾意亦何必身親手到然後爲慊慰
於我哉敬書以復敏之傳於梓後之人欲考論鄉先
哲尚於此取焉

書張氏譜系後

張氏垂絕之緒恃劉夫人得不絕乃若堅完劉夫人
又在羅夫人不誣也於是侯之操心慮患比於孤臣
孽子殆又過之觀其百事未暇必先所自亟述譜系
一通慮不深不至是於中又知祖不得擇亦不得誣
誠於可欺之地視遠攀詭認誇世以文相去何如侯
亦達賢矣哉當是時有恩力於張氏姻舊皆得牽連
以書重救絕也昔人有言受人恩而不敢忘其爲臣
必忠爲子必孝吾以忠臣望侯矣侯孝子也必不敢

時爲姻交文行無不同三家又同時修譜義例一致
蓋互相商定者也陳之中葉曰子良曰仲述叔姪相
繼出後他姓爲丁爲裘其去裘歸陳亦自知州公始
丁因循至今敏之方切憤念續修茲譜搜索疏遠亟
以收族人之心誓必訖事於前人無失可謂祖孫一
心殫力本始者矣寒家至台媼籍無先陳氏予曾祖
姑敏之從曾祖妣先大父取焉吾女嫁焉吾二孫科
極又取焉夏氏先今名姓班班譜中敏之求予題其
首不得辭

書佇雲亭卷

狄文惠望雲思親親在也今亭於墓而以佇雲爲扁
事死如生尤見其孝不然是其慕狄公之爲人不暇
計親在不在愈益可念也

書施生悌先覺教言後

予嘗謂學者有三證必有一要三證取予去就死生
一要誠善是也去此而言學如周叅政婁郎中時之
所謂道學死生且未論其取與其去就何如也其誠
與弗誠也施生存宜嘗從吾伯安遊讀書明體未及
事事於三證云者若非所急雖然講論要有素裁處
要先定由是中臺有主隨地應事不惑於義利之幟

否者所學盡屬虛妄周叅政婁郎中計其始愿亦未必甘爲是人其學使之也夫學以誠善三證者善之宗也予以補諸人言道學者之所未備

跋南山卷

予嘗遊新安實忘其有南山也失於一登近歛人有向予談者始知南山之美輒用憮然亦可謂噬臍矣前此故人朱仲德嘗用南山別號求予詩予謾應之有曰小南山云者以今所聞言之殆不爲小雖然山之小小也人之小吾且大之大不大由我也前吾見仲德賢也今吾見仲德殆勝前之賢也信其由我也夫種德者不憂其餘知事者常病於不足仲德勉之他日又再晤尚於仲德觀厥成焉

爲汪邦秀寫呂梁詩於畫梅卷中因題其後

夫氣百爲之主雖小伎不可無氣况其大者邦秀工寫梅正不可無氣有氣斯有神且邦秀方業舉進士他日占魁調鼎視氣可有無如何今之在位正坐無氣夫有養斯有氣有氣則利害失得不勝理義而展焉於中可任大事此詩所以作氣也故置之邦秀梅卷中邦秀謂之何如

巖山一寄後跋

爲鄭立之方伯文於前林
大用費子充唐狀元等

夫既束妙能言語者鈎奇培深掃滅於前而使不能者措筆於後只見其難雖然容可已邪夫巖山嘗出雲崇朝以雨天下而山若弗與察其色休然不自有其功巖山主人亦嘗宣政于閩于楚于兩浙隨在施澤以幸元元而主人亦若弗與察其色亦休然不自有其功方作為篇什出奇新工字句甲倡乙和誦亡盡人則與林自居養孤翰專一之士無異公才逸志並見兩出有張有弛可謂豪傑不常遇者矣或曰巖山方進而咸其道於天下閩浙云乎哉嘻此殆予中心所藏徐出以觀於公未晚也夫賢智之人地愈高而心愈下心愈下而民愈急民愈急而士愈親何者急民莫若知才知才莫若親士由是見巖山今日誦已盡人意不在篇章賞會而在因事知才巖山急民之志舊矣地隘權束知而未用觀其藏蓄如百鈞之弓逡巡在錡終當引矢一發發則命中由是言之茲山卒以公增重無惑焉言語妙不妙未論也

題永思卷

公諱增

鏃從叔父松溪公領天順壬午鄉薦會試乙榜署福之松溪教諭事未幾丁外艱以病歿于喪蓐時從叔母龐夫人年財三十男女各二孩幼可念夫人自誓

養育昏嫁有死無二心次男并二女俱蚤死獨釘在
長子抱孫足慰存歿於乎松溪公讀書成名亦稍稍
顯親榮妻子在本房可謂開先造始夫人忍死長子
孫綿嗣續在松溪可謂救敗成終向使夫人一念不
束松溪公之後昆安保其得如今之日鏃嘗欲別讓
一文用表夫人顧每未暇且有待茲又恐以待并失
之反不若少見之爲愈因題數字永思詩卷中釘母
在安其養母歿并父思詩亦不可失詩云
夫名婦節兩皆難眼底孫曾忍死看八十就棺墳木
拱孤兒兩淚至今彈

砥柱山題畫

於乎此天地之大介也易曰介于石惟人心亦必有
介焉柳下惠不以三公易者是也雖然舉世爲通莫
爲介南溟子將爲通爲介珍愛是畫且求言以識所
好如此其中可知已矣

識哀

昔王夫人死武帝痛之茲予有次室陳安人之喪彼
雖帝王而情則一致夫人一子名閔夫人垂死王齊
目前無母而富貴加增悲哉在子實難爲情武帝之
痛夫人宜重以此予本以痛安人省覺其情安人一

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子見今男女二孫有可慰心者予反以不見安人見其子孫愈切哀傷爲之奈何

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同郡趙方厓先生原定

嗣孫名賢重梓

雲間知舊錄

蚤年揚遇志

成化間時敏張公提學兩浙予年十七八已斷棄舉子業仗對時文收束壞笥取六經誦讀志在聖賢性心之學間亦出口爲小詩仲瑩幼死廣州歸葬青溪之原作兄弟吟有曰非我不欲官愛此青山色之句公每過吾邑先使人看我必得一見所至反以我勵

諸生亦誦惡句一過予之虛聲實芽甲於此時科場已作永辭亦不復夢見矣及予以家之長者搯制復取進士再到吏部王三原總銓事公本部侍郎予以行取違限當移問公曰一箇好進士也送刑部又時時向三原繡繪我卒使三原知我待以殊禮公實與有力焉

鹿鳴重慰志

丙午予就試武林夏公正夫叅政兩浙伺予稍暇使人取予前作古文暨賈宜實所作選擇以進公首肯予文及予名在榜中歌鹿鳴公與公實張公離席勸杯先止予所公蓋以予名不在五魁不應初望意予不樂在席亟慰予曰不須更念如我全名叅政強他破敗尚書我死後你替我表見一表見昔劉豫州得孔北海一言言下何云不審記尚書蓋謂公同年尹天官時尹以子敗予適得此心甚慚遽雖予自視亦未肯便謂孔北海何如但是時予作秀才後生小子無老成高遠之觀不意公則推置我如此自不能不慚遽於中繼以感激藏記誓必卒事於公不失於乎自是公陞某省布政使考終在官又三十幾年於今矣正德中予雖一到雲間求公家人止得公幼孫生

員是公之事狀不及披悉甚欲序公文以傳而尊集
又不可得見用是缺然至今實負公於九原奈何奈
何先君布政江西時予在廨舍公以按察副使提學
此邦予因百一知公公爲人靜懿介略詩詞清婉尤
長於爲文新潤適適與劉欽謨齊名曰劉夏劉夏當
時外作往往與禁苑相軋欽謨所作予不習見如公
比之職司殆有過之者情文如此可謂一代偉人雖
無小子數語不傳邪但小子私計乃得爲負公耳柰
何奈何

公言佛衆志

宏治初予再到京師楊君謙先在予到君謙亟來問
館人初識面也錢與謙繼來相見而坐予尚不省謂
誰默然忖計與謙察予色以告始知是庚戌錢狀元
與謙取吾文捉便手惡稿一帙與謙袖以去後幾日
予過與謙回看適與謙同年劉榜眼先過予至鼎足
坐茗椀在手與謙亟歎我曰惜也無是例有則生輩
保先生本院長作爲文章以華國生輩有所依歸其
言如此今亦不欲移動一字新聲入耳予愕且承曰
此聲甚善出口亦未易近世有耳者所未嘗聞但區
區非其人先生恐亦不得爲知人區也因不蚤來討

夏嘉治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二
官作得罪吏部今雖南部一小屬亦不可得還說院長言訖而起是時獨劉得聆此言後幾日王古直告我曰近與謙與公何說之講在邊何人一人在李西涯席次發其事曰與謙你要保夏德樹作院長今如何也西涯曰甚善但不知置老夫於何地是時西涯實縮翰林學士章綬噫近世士大夫媚嫉異甚此言出未說其別卽劉亦必勃然於中予已知劉之口弗固也與謙實西涯門生師弟子所見不同如此

科場不言功志

成化季歲東海嗣子張時措由進士知甯海上府主任學錄用任前官之舊任在予實亦婚姻家因得習見時措相與甚善丙午時措領外簾收掌試卷惡卷入手暗識之以告本府劉推官嶽劉亦外簾因得取予墨卷是時監臨荆庭春監試戴廷珍提調張公實諸公不謀而同各意在我劉反以取我故得諸公心曰劉推官會看卷故劉房薦士獨多事後劉對我頗有德色時措終不言其事二人所養不翅可識

蘇臺附錄

詩文論家數志

成化間文宗儒知永嘉治聲與詩名左右並馳予方

夏鼎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二
四
弱冠時時有好句耳中恨不一識公面後若干年予
過吳門訪公於家居取公所作詩不許如是者再予
頗怪之亦不知公藏何意祕惜如此既而莊定山亦
過吳門要公同來看我定山取吾詩出便手近稿數
篇定山偶喜吾伎曰只要如此但難在中的耳識者
亦未易公拊几曰予於子不欲一徹正爲是故子實
作得我十箇先生由是見公於詩文重家數先韻格
不然雖謙讓不如是下上太過也蓋吳詩工則工矣
病在家數韻格公聞然痛自抑損不必無意吾見蘇
臺詩道由公一變也自今觀之就公之子文璧徵明
所作已在別銓矣

同時文稿附錄

周公瑞論王三原志

予再到京師王三原在吏部予以本部例送問外選
進本乞要近府教授以便母養亦以敗是例不欲帖
意於三原進本後予兩見三原曰好進士好進士當
大用何得就此官實在吏部堂上聞此言也是時予
狂發復進博野劉閣老一本 御批屬吏部三原亦
不省予因并棄去教授養病歸時周公瑞叅政浙藩
予投謁坐紫薇樓下曰先生此行只累得一箇王三

原周公之意亦必曰稱人之善則爵之三原知人不能
用而唱於其地曰好進士好進士若原非本部主
吏者博野事在手輒又畏避養交不欲如何故有此
論公瑞於是爲知言噫三原尚不免况不及三原者
時事可知矣

相者志

月潭師忘其姓名儀表甚光說是黃巖人初處僧籍
後更有家予弱冠遇師相我於見今所居之東樓注
視頃之曰這一對眼非鳳亦非某物不記矣則鷹眸
鷺潭審也人若有這一對眼胸中自然不凡及第他
日文章冠天下脫口數語不得添減竄易一字方技
中端有若士自是一去不復聞師警欬之聲矣醒然
失之不得再晤若本非世間人行跡亦異矣哉

閒記

往年張南園嘗對我曰天下有二柄當是時予亦不
暇省問語意所處自今憶之殆亦以文事委借我也
政與文爲二柄三百年來文柄割裂無所統一南園
以予所少者不爲大官特舉以屬我若曰亦足以自
雄矣亦不知南園何所見於我之文而出口輕脫如
此雖然南園嘗謂我曰子之文甚似韓生不然當亦

不失爲唐臨晉帖由是言之二柄之說不爲無據但予旣無其實不得以人言必信

論文

夫文要於人皆可曉故曰辭達而已李空同之文深澀激詭自通不通人辭意煩碎且鑿不免家數小斤兩不足學中庸難必不至學失中易必加失空同殆學左氏而得其形似左氏雖若艱深自是其一體亦自有簡克奇穩處皆可繹而通通則猶我自出不若空同之生強自信空同於內外傳得其粗而遺其精舍其簡而用我之蕃空同非無氣之患患氣拗以躁故曰空同蹈白刃者六一對英宗不但不忍輕亦恐紫色亂朱認珉爲玉壞皇宋文體故不得避若爭名者而曰其文未佳但博學可稱又况原甫之文未必類空同但疾行無善步未可誦法爾

空同宜賦并樂府等小詞其才自如此故其文亦自脫不得本色如李青蓮之文以詩韓昌黎之詩以文皆是類也

夏赤城先生外集卷之二十二終

明夏赤城先生外集卷之二十三

名臣家錄

此帙論人明道不私於家讀者尚知先生此意先生欲人知德論人先問進退人必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難退苟祿豈行道救時器邪夫以論人明道於是則有不暇揜護又况因人而責之備唱誦可也後學潘球敬題

諭祭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八月丁酉朔越二十六日壬戌皇帝遣浙江布政司左叅政左贊諭祭于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夏埏曰惟爾發身賢科擢司風紀歷年茲久克舉厥官由藩臬而遷副都臺任巡撫而馳聲蜀地正委任之方隆乃養疴而休致宜躋壽考胡遽云亡追念賢勞可無卹典茲特賜以葬祭爾靈有知尚克歆承

葬祭事鏃不敢陳乞久已收望鏃服闋入學後族兄醫官源潔部解糧銀到京先人之舊尚多在官就令進本事成差進士閻江到枕家人始知 恩出望外感戀有加鏃謹識

回范以貞勸責乞葬祭書 見前

先府君事狀 見前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夏公墓志
賜進士翰林院侍講兼修國史經筵官黃巖謝鐸撰
文

賜進士奉政大夫修政庶尹吏部文選司郎中黃巖
黃孔昭篆蓋

賜進士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臨海陳選書
丹

成化己亥秋九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天台夏公卒于家於是公年甫五十有四而致其政已五年矣方

公之力致其政以歸也天下想聞其風采以爲未有若公者蓋四方以進爲榮至老子官而不倦官愈尊而退愈難若公者進退輕重於世何如哉公歿之明年冬十一月公之子鏃將葬公於烏岡之原不遠百里遣其從弟鎔以狀來速銘鐸叔父寶慶先生大節似公亟重公者曰是不可以不銘按狀公景泰中以進士起家爲御史出按廣西首除奸貪息盜賊通錢幣民皆使之尋歷福建興革黜陟一如廣西時而其爲江西也風裁益甚中貴人葉達怙勢衆莫之敢撻公累章劾之落其權天順末用薦者擢廣東按察使廣東有師旅之命守城兵不足取之民公曰誰獨無父母妻子而使人舍其親以捍人之親奚罪哉民皆感泣而去曰公活我也旣凱旋都御史韓公雍將倭爲燕樂公亟止之曰出師以爲民也今師以病民可乎韓不能難成化初擢布政使尋徙江西江西人亟稱之未幾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四川獐獠歲多劇寇公至以小羊兒捷聞上寵賚之公益爲盡心立互知會捕法賊得以不熾古州苗以萬數徙居爛土幾年矣有讎播州宣慰者誣爲道引將逐之公亟奏曰制馭苗蠻當如虎狼其靜也若棄之而

不使懷疑其動也必馬之而不使爲患今靜而故使之動何哉松叅將請益兵公曰將不在兵兵不在衆乃揀精銳四千八百人往更之而一無所增巡撫例得議事公條六事以聞曰嚴責成以馭將威遠慎舉措以修政安民權事宜以防奸制變度煩簡以隨材授任重將權以禦苗安邊設官攢以典司出納大抵皆疆圉計也旣乃意有所不合輒引病歸章三四上上畱之卒不可得曰知足不辱吾豈敢阿所好以終負吾心哉及歸杜門養親有造之者雖數不報曰吾以病故棄國事何能復修主客禮也至是以病卒公諱墳字宗成族出會稽其在天台代有顯者高祖圭孫曾祖應剛俱以從祖迪之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進有隱德父太愚封廣東道監察御史母丁氏封孺人娶盧氏如母封子男一卽鏃女三長適王穎次許聘張腴次幼孫男一曰漢公剛直介潔平生未嘗一詘意於人而人亦不敢干以私所至鋤強扶弱尤善推鞠得其半詞輒剖露其伏有犯之者雖少賤一以理喻不苛責也事親篤敬於非公署終身未嘗南向而坐居常好讀書雖職務填委不少廢閒出爲文章而尤工於詩往往逼唐律所著有說苑要語裨

政叢說嶺南集嶺南江西行稿三巴奏議集凡數十
卷藏于家初朝廷思用舊臣詔起戶部尚書薛遠爲
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僉都御史閻本爲戶部侍郎
方次及於公而公歿矣公之歿也於朝廷重臣例得
塋祭有司不以時聞公之子又力學好古不欲以陳
乞累其親曰推榮讓美固吾父志也於乎若公者亦
何有於銘銘不銘固後人事也輒敢銘其大者以告
夫世之人將於是考焉銘曰

世滄也同甯一矯以爲過也世矍也營甯一退
以爲悞也吁嗟乎公知德者鮮亦孰怪其寡和也我
銘幽宮百世之下有過而拜之者曰此夏公之墓也

廣東二司左布政彭公等祭文

維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三月辛巳朔越二十一日
辛丑湖廣布政使嚴湓廣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彭韶
左右叅政楊緯丁潞熊懷左右叅議徐鑑謝瑀廣東
按察司按察使閔珪副使林綿陶魯僉事俞俊趙瑤
趙宏陳廷玉楊峻謹以牲醴之儀遣使姚鵬致祭于
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夏公之靈曰赤城峩也兮奠
彼浙東惟公之生兮靈秀所鍾抱負不淺兮剛簡有
容禮執而卑兮學博而豐早踐賢科兮裏行雍也持

斧四出兮奸墨潛蹤超拜觀察兮嶺海生風旬宜江
右兮德望日隆帝念蜀亂兮如彼潰癰進公中丞兮
拊循瘵痾攘除大寇兮再造南中監軍弗協兮頗立
異同乃上封事兮臣疾在躬引父老耄兮日逼西峯
效忠有期兮欲孝無從願乞侍養兮以待其終一念
懇切兮上感蒼穹玉音俞允兮湛恩龐洪歸來庭闈
兮五閱春冬知友競勸兮移孝爲忠公曰不可兮熟
諒予之丹衷入山益深兮足弗迹乎公宮士風再瀄
兮實惟公功云胡不弔兮罹此鞠凶遺親而逝兮抱
恨無窮淫等昔忝僚屬兮今履舊封淒風吹訃兮焦
悴相逢嗚呼斯人兮竟不接武於夔龍走一觴以寄
酌兮付哀思於冥濛嗚呼哀哉尚饗

廉使席公等祭文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正月乙丑朔越二十八日壬
辰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席書副使鄭揚高
貫閣睿謝琛徐蕃僉事吳希由儲珊劉祥炳汪大章
王鼎等委官天台縣儒學署教諭事舉人陳璿致奠
于前封孺人盧氏太夫人之靈曰於乎四十年前
卓有大臣嘗持憲節惠我蜀人方介斷略允武允文
急流勇退範我縉紳不知公者也述名臣誰其伉儷

實惟夫人夫人之子風望文名棲遲林下薦牘丁甯
畢母之養出不敢輕嗚呼夫人今而已矣何所觀德
曰夫曰子楚伯由樊孟賢以徙書等仰止先烈神交
天台升拜弗及望爵一杯尚饗

大卿夏公題像寓贈

此有唐梁國狄公之像也江西左布政使天台夏君
於上日相見南昌公寓因奉此與君同一瞻仰鄙意
蓋將以公望君而未發于言也嗣是與君處踰時月
識君爲人卓然立志動以古人敘語當世必及大略
勤身以行道約己以裕衆巨不遺細詳而有要居峻

崇而執謙當允劇而暇整衆人之所難惟君兼有焉
予之可知如此况其淵停厚植有未易量者乎匪獨
維藩之楨實爲清廟之器非君其將誰與獨愧潦倒
無成念吾浙之人英繼今魁然起以標超特之名將
翹宁於君焉別後行次常山敬題此左方寄以寓贈
幸自重知梁公不得專美于唐也宗人仁和時正再
拜書

南京大理寺卿夏公以 上命分視江西與左方伯
夏公相得甚驩既去以唐狄文惠公像貽之且爲題
辭以致推與期待之意甚厚嗟乎狄公立武后濁亂

之朝處人臣甚逆之境不沮不屈從容論諫以悟武氏還廬陵王唐之宗社以是可復是社稷之臣也大理公長於知人一見吾方伯而重之付之狄公之像像云乎哉付之狄公之事業也付之狄公之事業蓋察其宏濟之才遠到之力明白正大之心皆如狄公也異時吾方伯出入將相勤勞國家臨大節而不可奪後人觀之大類狄公者大理公之知人於是驗矣予辱知二公間而適覩其事喜一時宗姓多英傑如之何弗私幸而樂言之耶華亭夏寅題

八閩通志

夏填天台人天順初巡按福建持憲簡重得大體嘗奉命考察大臣黜陟甚愜輿論

偶與江西士夫論名臣錄書

先人棠陰在貴省前清軍時奏落太監葉達權橫後布政時奏減甯府耗米立起厝還所占民間基地自取讎怨此特貴省事略未及他處先君實一代名臣識者謂在林陳二公之上只一退亦諸人所不得望善乎太監懷公之言曰六卿都憲致仕無愧者夏公一人士輩反不若刑餘有公論或曰非無公論蚤退於我不便彭司寇之後述名臣者原無學術號稱道

學者亦不過瑣比鑽研折項塵蠹無誠善必爲行道之實難退苟祿是其驗也其於是役所謂小兒強作曉事不知彭公甚自護惜先人亡亥年卒彭錄序作戊戌示先人尚在畏公論恥不知人也此事只宜以謝文肅爲正但其書未歇手當有續成者文肅知重先人墓銘外赤城志人物表互見曰才足以表世至天台本朝鄉賢止出先人與都憲魯公穆先人行事自足以見人之言於先人亦以自見其有耳目殆不專在先人也偶因貴省先人事不覺羅縷然非執事者無不可語亦必不至是

先公逸事

成化初韓公受鉞在道亟牒兩廣問寇賊住著何地嘯聚何地出沒何地往來何地大軍且到當何地駐劄何地鋪陣何地掩殺險阻何恃便利何擇等機務牒至巡按而下皆目屬於先子先子曰夫兵難懸度機在臨決况寇賊往來奄忽出沒不常駐劄鋪覆率難豫講韓於是姑以試我輩觀兩廣僚屬有人無人正不可不知此意已而草記開答雖有擇處大要亦不外此

先公在廣東嘗與某布政從韓公謁孔廟見大鑪烟

上焯匕韓公迫視之口自疑問至再三初曰兩節次
囑圖又其次曰三節知府某姓名不記從傍隨口應
和亦無一語如何布政默然先公笑曰知府好諛兩
節便兩節囑圖便囑圖三節便三節知府本不知其
爲穢謬韓公則在心矣

廣東一日近城數里許有流賊潛住適遇朔望同僚
曰可因衆官作揖發放令亟捕先公搖首曰此機事
何得如此一出口滿城皆知矣能無泄乎先公遇事
應猝多此類

先公逸事所不知者尚多其可知者又如在四川對
投書人取點燭燒萬內閣屬托科舉書

鎮守梅太監欲邀致一飯亦不可得

太監懷恩宣言於朝曰六卿都憲致仕無愧者夏公
一人聞諸鄉先生陳司直

鏃作秀才時浙江巡按謝公秉忠曰令尊老先生在
我四川鎮靖之功過後愈光接替孝感張先生幾乎
壞了地方

李文達在內閣時嘗問一差回使命恨不記姓名曰
此行有甚好官答曰文官夏御史武官歐總兵惟此
二人之見夏御史如何必是時先人清軍江西稱述

宜亦有葉太監等事歐總兵如何歐總兵領幾萬軍
馬江西城下過城裏不知鏃頗記總兵名信當是守
備兩廣時事噫此賢稱善有法言率意到在歐總兵
旣如此復御史雖未詳其稱舉大抵亦簡要可誦南
陽留意人才得才在一問而承問之賢又如此是故
成化初中世事尚有可觀予嘗曰李南陽尚留意人
才後來者視人才作何物世事可知矣

先公在四川土官楊宣慰嘗差頭日到天台以送致
杉木壽板爲名先大父令鏃先辭板卒不敢出他物
以去後鏃大姊之夫王時勉與鏃說日者候此客盛

出黃金酒食器物相示曰土官幸無事所望老爺一
看以先人父母具在并鏃老母板四副留西與伺進
止辭之言曰杉木實天下第一等壽器但吾鄉土宜
只用松心已領遐意時鏃方弱冠其俗大敬則稱翁
若曰宗翁岳翁

劉郎中臣節謂鏃曰宦跡去吾鄉行李蕭然者老先
生與彭鳳儀先生兩人然則臣節於先人之清尚有
逸數遺談

本朝名臣錄殆起於彭司寇彭錄成時去先人之卒
度已十年而久先人卒於成化己亥彭自敘作戊戌

夏赤城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一
鑊只知彭徒以不得先人事實或者曰彭在先人實
有私怨雖然逆處歲月可謂厚自計慮畏公論恥不
知人也是後楊方震尹內閣並不知此意所謂小兒
強作解事要爲徒勤耳此事在今日當以謝方石爲
正聞有國朝名臣事略此公必有處必有進於彭何
但不至漏吞舟後之述者當知此事旣不得漏吞舟
亦不得懲過嚴甯拒使不得進不可愛使不終况人
亦得以戲我不但無益於此人當亦自取輕笑如楊
方震尹內閣

鑊讀椒邱集始知江之西亦有耳目無私累如公者
公之言曰自昔臨吾邦者多名公偉人若某公某公
刑部侍郎天台林公副都御史天台夏公一則曰勇
退于急流之中者吾得四人焉巡撫四川都憲天台
夏公巡撫福建都憲貴溪高公以至某公某公三公
獨貴溪與先公爲無忝椒邱亦一時文章偉人視尹
楊不翅遠也

明故南京大理寺左評事赤城先生夏公墓志

銘

粵惟我國家成化宏治間 憲孝二聖臨朝重離繼
照于萬方一時人才彙興笙鏞治化而赤城先生奮

起浙右海內莫不尊慕而稱道之不啻丹鳳之鳴岐陽也蓋其爲人忠信樂易有文而寡慾於事見義必爲務盡其力自非竭力不止遂以賢聞然而官不過七品且自入官後多家居僅守遺田無一增產竟以嘉靖十有六年春二月朔考終於里第壽八十三里停喪總帷閱八稔未克葬侍御沃洲呂公先生忘年友也每感平生誨道之益欲舉其襄事而未克遂適會持節東南周爰甫暇卽枉顧愚家屬以銘越明年始克以事狀投示篤於義也書之以益勵風化其敢弗勉按狀先生諱鏃字德樹台之天台人也曾祖進隱耕不仕祖旦封文林郎監察御史祖妣丁氏封太孺人父墳景泰辛未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年未五十由巡撫四川勇退隱居時稱名臣母盧氏封孺人都憲登科之五年爲歲乙亥先生生於京師從幼篤志于學自專經外于書無不觀好爲古文詞上追秦漢由是著聲多士都憲之將歸也先生方弱冠卽推易象消息爲詩馳獻以滿盈爲戒都憲資其識而成其志父子相期不於富貴而於道德大抵然也都憲歸五年卒先生不欲乞恩求葬祭鄉人在都下代爲請命下而襄事已畢例得官給白金七百兩

僅供祭典餘悉散貧族衆方駭其所爲丙午遂由庠
生員中浙江鄉榜明年丁未試南宮復中式 憲皇
臨軒策士賜同進士出身未幾詔放歸家限滿未赴
孝廟之四年歲在辛亥先生起赴闕上疏乞近郡教
授冢宰王端毅惜不與遂落落不與衆伍會主事李
文祥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鼎姜綰給事中方向等以
論列大臣言直得罪皆左降外任先生抗章論救并
劾大臣詔逮錦衣衛獄推治無所得居月餘釋送銓
曹謝病歸十四年庚申復起赴選時北邊兵戎孔棘
九重宵旰先生在路自台歷杭由三吳渡江及淮經
齊魯至輦下數千里間見百姓流離科差繁重而有
司莫之卹以爲茲惟邦本邊圉抑在其次乃備敘其
狀以疏進冀上罷不急下寬條愛養元氣以爲宗社
無疆之休衷情懇切語至觸冒無顧慮章雖不省而
平居經濟宏才亦因是可槩見且亦不以其言用否
介意久之當受職時當軸者亦忌先生剛鯁不欲置
近要遂除南京大理寺評事以疏處之先生亦黽勉
就職居歲餘守備內臣違例准受民詞卽論奏落其
權軍民皆嘆服十六年壬戌以母老在堂無人侍側
遂告歸乞終養詔許之又二年爲正德故元先生自

歸家早暮庭幃承顏奉甘旨無違志其母以壽終制
滿服除乃始寄輿物外山泉琴酒與友偕樂然絕口
不及時事今 上卽位振作宇宙大起天下隱約而
用之而先生以老亦無薦者八年己丑七十五以禮
踰懸車而猶掛仕籍乃草疏乞以本官致仕自敘稍
詳不果上又八年卒夫人楊氏未封子男五人漢河
渟汜激激二室陳氏出邑庠生女一人適典膳丁一
夔孫男十三人壽科日休日泰憲科日升日新俱邑
庠生克友克敬皆習舉餘幼孫女四人曾孫及女亦
多皆幼所著文章詩筆漫稿二十三卷墓在玉笥之

北七代祖勅葬兆沃洲永念從遊欲修先生之墓事
高義因可矯俗而今來巡于我南海邦而執法尤勁
推原本始無非自先生麗澤來則知先生之道未嘗
不行於世也愚昔與先生前後同事先朝相知尤深
故敢承命敘述作銘以納諸幽成公志也其葬日歲
月後填銘曰夏出姒姓導川垂功瓜綿實繁漢翼黃
公堂堂天朝忠靖顯融一支獨盛于浙之東出兩大
憲一寵仁宗其一介軒穆如清風是育先生文昌氣
雄兩科連躋敷言法宮亦旣第止罔諧于俗八俊同
稱僉標品目言官貶謫衆弗敢告抗疏獨陳台鉉是

觸身抑名章甘心詔獄卒之無他釋歸林麓攷省弗
見權門弗遊夫何倖敗遊者囊頭衆服高識不與凡
眸庚申再上備獻民瘼賈誼再生鄭俠重作彌綸畢
見詞滂義謬公輔之才于焉以託不省何傷中藏已
廓南除棘寺壯志猶昨守備貴臣洪權在握孰敢小
攻一疏咸愕白雲回望有慈北堂責久當陞飄然故
鄉忠君孝親大節綱常隨時進退與道翱翔夷考平
素美行孔庶臨文從約於今當其孰不慕進諷父早
歸坤初乾上二爻通微孰不好貨蠻奴扣扉宣慰賂
賂竟却珠璣先生所慕稷契臯夔一二莫施篤實光
輝崇邱華表故塋是依未獲歸土衆涕咸揮惟沃洲
公素及摳衣忝棺在殯未返山陲予以營之俾遂甯
歸屬我以銘昭其德徽益彰廉操歿後無遺嗚呼先
生雖亡不灰邈矣千載令名長垂

賜進士出身致禮屬宮事承直郎東吳楊循吉撰文

南京大理寺左評事赤城先生夏公事略

赤城先生夏公諱鏞字德樹別號赤城左副都御史
介軒翁之嗣子公方幼齡穎悟異常兒年十二三卽
器宇老成讀書慕古不屑仕進自號好古生介軒翁
年未五十時巡撫四川馳疏乞致仕公是時侍太夫

人盧氏家食年未及冠移書諷乃翁速歸并七言律一首領聯云須防否卦中三偶要識乾爻上六陽介軒翁展誦不勝喜慰嘆曰吾意正如此適布按二司進謁介軒翁卽以公詩出示之謂曰我致仕本財去小兒勸我家去書又來自是公名動三蜀旣介軒翁歸甫四載五十又四告終公服喪畢太夫人命公業舉進士繼先志諸父昆弟僉曰太夫人命不可違公於是始就師友課經義入澤宮未幾提學官試出等補廩公族兄某名在公後卽推廩讓之介軒翁旣卒且葬大臣例得墓祭必陳乞始得公姻家刑部主事范公以貞書來趣公公不肯以書答曰先人棄見在之富貴而復希乞未獲之典禮以侈澤其塚舍非其志又曰乞得之恩恩雖有餘感常不足旣而以他官陳乞因得推例給銀七百兩公念旣克襄事悉以銀均里鄰族黨或諭公置產業公拒之弗從成化丙午領鄉薦明年丁未春試連捷時同年鄒公智李文祥姜公麟與公等凡八人壹以氣節文章自負時稱八俊尋蒙 恩放回辛亥歲大父侍御翁因勉就銓天曹公乞近地教職便養時冢宰三原王公不允曰好進士當大用安得就此時給事中方公御史湯公

姜公主事李公庶吉士鄒公中書舍人吉公以論輔
臣萬安咸左遷補外特劾輔臣劉公吉并論救諸被
謫者給事中某等皆取回復原官時太夫人兼大父
母俱存復乞終養既歷大父母喪畢庚申歲赴京上
固民心保內治疏授南京大理評事居歲餘守備內
臣違 旨准受民詞公論奏落其權既又以病乞終
養自是謝居田里以詩文自娛往來縉紳之流慕公
名至則謁公由是公身退而名益重嘉靖丁酉二月
朔以疾歿享年八十有三公性抗直沈毅傲視群輩
自兒時志氣已不凡亢志自高務博羣書慕古文辭
嘗謂詩法衰於晚唐文自歐蘇後晚宋迄元一切悠
悠之文不足傳後名家公文主韓詩法杜上溯漢晉
以至西都班馬之流旁搜遠紹文貴正變詩兼風雅
間多自出新意諸體悉備居常篤志好學手不釋卷
凡賦詩少不愜意必推敲吟諷累日爲文必期與古
宗工哲匠相馳騁上下否則一句一字稍入淺俗卽
不遽脫藁或點攷殆盡原稿幾不留一字亦有之矣
凡所爲碑銘表碣等作應人乞請外諸製作觸目激
中感時撫事要皆有爲而發年十五六著被褐懷玉
說意以示不出旣冠業舉子進士著凍翁說閩人林

公見素成化間以部官極論 憲廟觸忌獲罪公時
在韋布著鳳鳴說悼時憫俗著棄蠶說正德辛巳歲
大駕南巡公除夕理書絕句後聯却憐學殖今荒落
記得刪餘一首詩嘉靖初 大赦故元蠲免逋租有
司不明 詔旨一槩徵納公反覆辯論每遇篇章必
致意用寄不平因哀集成帙名曰非笑錄無何值執
政者起見素林公於刑部林以議禮不合數求去公
於林欲附以書有奸欺之說意在諷林適閱邸報知
林既去乃止他如撫松軒記以淵明自比孔明論以
諸葛自況公自釋褐及官大理并在告疏前後四上
俱見前自謝病家居擬進疏四乞致仕一勸

今上讀遜志齋集二論李西涯不得諛文正併本朝
制父母俱斬哀爲襲俗未盡去三爲教讀余世安奏
免逋租四公雖未獲進用愛君憂國之念未嘗少置
于懷公每自謂有幽憂之疾雖尋常無憂亦若有憂
焉者此疾終當無藥石可療雖號良醫亦莫能治其
詳出諸莊周之書解者多不得其說姑志之以俟知
者公平生所獨得有所謂誠善三證者其意蓋以爲
善必誠善而不誠猶無善也又謂取與出處死生三
者爲誠善之證公嘗拒范公書不肯乞葬祭及既得

墓祭銀又不私以爲己有是取與一證可驗已方未
冠勸乃尊乞休而復身任大理踰年輒謝病去一去
卽不復返茲出處一證又可驗已若生死一證公昔
在 孝廟論劾輔臣劉吉公繫 詔獄月餘劉竟以
被劾求去而公罪止繫獄實 孝廟容德寬恩於是
死生一證亦可槩見夫此實公平生身試力行非但
託之空言已也間嘗以是語諸人人亦弗察雖聞公
言輒忘也公性貞率樂易好推獎後進愛惜人材不
事矯飾疾惡惟嚴里鄰宗族有不肖者輒痛斥不少
容遇事不平卽欲如何否則矍然自失沈歎終日值
歲凶歉甯自省約損己以急貧匱下交疏賤寡弱必
以恩上接富貴勢要多直致無委曲久居林下凡舊
故在要地尺牘寸簡不通公宦情雖太薄坐此益沈
湮不起然忠誠耿耿未始以身不在位而少有變焉
者也公平生大要學以居敬窮理爲正宗文以振古
起衰爲己任論學自周程張朱爲獨得斯文正傳他
如祖二陸排考亭言行自相矛盾者公皆絕口不道
文章謂晚宋以後不必言至 國初如潛溪誠意遜
志三家差可人意近時李謝程吳但當列爲旁門見
今李空同何大復輩號四大家公謂空同宜置之別

門意以空同爲文艱深晦澀自通不通人至淺識之士因之慕倣將使國朝遂成恥代未可知公酌己量物超然獨見出諸胸中人或非之公亦不顧此但當爲智者道也雖然見在已往未來豈無知公者球不肖不足知公姑以夙昔得之于公言議行事記憶一二具之筆札以見公爲人大略如此公子五人漢河渟汜激女一孫男十三人曾孫男女尚幼所著文章藁若干卷藏于家公卒之三年己亥公中子河來毘陵以公事狀見屬時事略草草未就辛丑寓孱陵文修復以書來趣始脫稿而其詳則以俟諸能者球念公事遺逸尚多猶有所待而未暇也門人潘球頓首謹撰

新昌呂沃洲侍御書

昔子杜子美善爲詩韓退之善爲文章其一時與之遊者如高適鄭虔賈至儲光羲岑參嚴武皆以能詩名李翱張籍皇甫湜樊宗師李漢李觀歐陽詹皆以能文章名而唐詩文之盛至於今千載不能及固其時精淑之氣鍾於人者多也其亦子美退之之所薰染變化也其亦附子美退之而益顯也世固有才識如高李輩而卒沒以死者其亦不幸生不遇子美

退之無所托而傳也今光洵不知其身之不肖竊願
自托於子美退之求其人而不得者餘十年矣一日
得先生七言律選而讀焉曰是子美之詩也又得先
生甲乙選補而讀焉曰是退之之文也就前輩有識
者而誦先生詩若文焉皆曰是真子美退之也竊喜
曰吾往時欲見一子美一退之不可得今乃兼子美
退之矣其得與高李輩相後先乎竊計曰高李輩皆
負過人才識乃得與子美退之遊光洵庸下無才識
其何以遊于先生先生且亦不我屑也然聞先生有
道者也有道者善包荒無擇于賢不肖故子美不擇
李封退之不擇李蟠先生其擇光洵邪光洵生新昌
於台爲鄰邑於先生爲年家丈先生敦舊而厚鄉其
不以封蟠視我耶輒復喜卽欲趨候門下而憂病不
任道路且亦不敢遽進敢先具姓名敬因楊先生以
達左右伏惟矜其愚念其十年願見之心而與之進
幸甚

祭赤城夏公文

維嘉靖二十六年歲次丁未十一月戊寅朔越六
日癸未姻友生王宗元裘環嚴翽魯賓朱登曹慶
節王軻丁樂范渠齊伋王理陳策張進龐櫟徐香

賈詩盧大韶齊琮方瑀王試徐奇盧大智范遂方
外道金等謹以牲帛穀羞哭奠于

南京大理寺左評事赤城夏公之靈嗚呼先生天性
孝忠丰姿俊偉率祖封君之清高宗考中丞之誨
語幼慕伊周欲封建以井田壯師孔孟思登山而
觀水科第連登疏諫三舉議論首出等夷節氣光
昭海宇風度匹晉之陶潛文章肖唐之韓愈公既
長逝吾儕失倚宗元等臨棺一奠敬致仰止庶幾
昭假公神如水尚饗

哭赤城夏先生

遺老如公更幾人驪黃忘相孰通神漢家文字何妨
瘦晉代風流却認真遠識未聞青眼錯苦心從笑白
頭貧明時典則今安在日倒狂瀾感嘆頻

憶昔吳山二十年重來音耗更淒然莫隨南去雲中
雁枉憶東遊月下船不朽遺文光奕世未酬心債愧
終天馳香一寸情千里灑淚江城附此篇

嘉禾平庵沈槩

夏赤城先生外集卷之二十三終

刻赤城集跋

杲少聞台之石梁王先生云吾台文人前有方遜志後有夏赤城蓋心竊向選之迺方集已行於世顧安得所謂赤城集者而讀焉茲承乏常熟則

侍御俞公襄夏集定本若干卷命刻之縣齋而大司寇趙公實校敘之於是讀其集思其人幾古之作者矣而益徵石梁先生之言不我誣也溫與台相唇齒杲之先自台而徙溫是赤城者又杲之鄉先正也是舉也表賢右文二公有焉

後或有覩斯集而知吾鄉之有人且謂刻者之不爲無助是固臬之樂於爲役而幸於附名者也工訖爰綴斯語

嘉靖乙丑夏月吉日直隸蘇州府常熟縣知縣永嘉王叔杲頓首書

先曾伯祖赤城公文集明正嘉間凡三鐫板當時海內藏書之家蓋人有其集矣歷歲久遠兵燹游告舊板旣燬而是集之流傳于後裔者僅存一部先君子東臯公慮其愈久而失傳也命名賢手錄一通藏于家嘗訓賢曰器用財賄失者猶可復得先人手澤所遺一失則永難再得矣漢唐宋藝文所載書目指不勝屈至今存者無幾書之傳不傳固有幸不幸焉赤城公於今幾三百年而文集幸未燬沒倘非付之剗劂何以廣其傳乎予有志焉而未之逮爾尚其承之賢謹誌不敢忘壬辰春因卽原本與子鉦江詳加

校對壽之梨棗庶此集之傳播永垂不朽而先君子之志亦迄用有成云

嗣孫名賢謹跋

右夏赤城先生文集十四卷詩集八卷賦一卷總爲二十三卷嘉禾沈氏槩會稽俞侍御汝虞同郡趙尚書大佑先後刊刻歲久原板寢毀不存乾隆壬辰始更用聚珍板刷印迄今百數十年經兵火之後存者又尠後生小子求先生之集而不得往往以爲憾歲己丑先生族孫鴻藻與族中賢達鳳亭統理統增祇臨等重修宗譜兼排印茲集嗣因鴻藻物故事已中止今年夏鴻藻從弟國鍾慨然曰先兄雖亡先人文集奈何因是廢墜卽日與統增等僱工舉事且延予襄理予於夏氏爲母族諒不可辭於是爲之詳加校

訂凡五閱月始訖工焉夫先生之文章與先生之氣
節表表在人耳目無庸置議而夏氏昆季之爲此者
豈徒爲文獻之徵亦欲使後之學者讀其集師其人
聞風興起不自菲薄文章氣節傑然有出而步先生
後塵者則振浮式靡之功於是爲大而予亦得以附
名簡末與有榮施焉爰綴數言以誌緣起云同里後
學許瑛謹跋

